

近世
大家詩文

西田森三編輯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16

2

10

15

20

文庫 11
A 1116
2

近世大家詩文卷之下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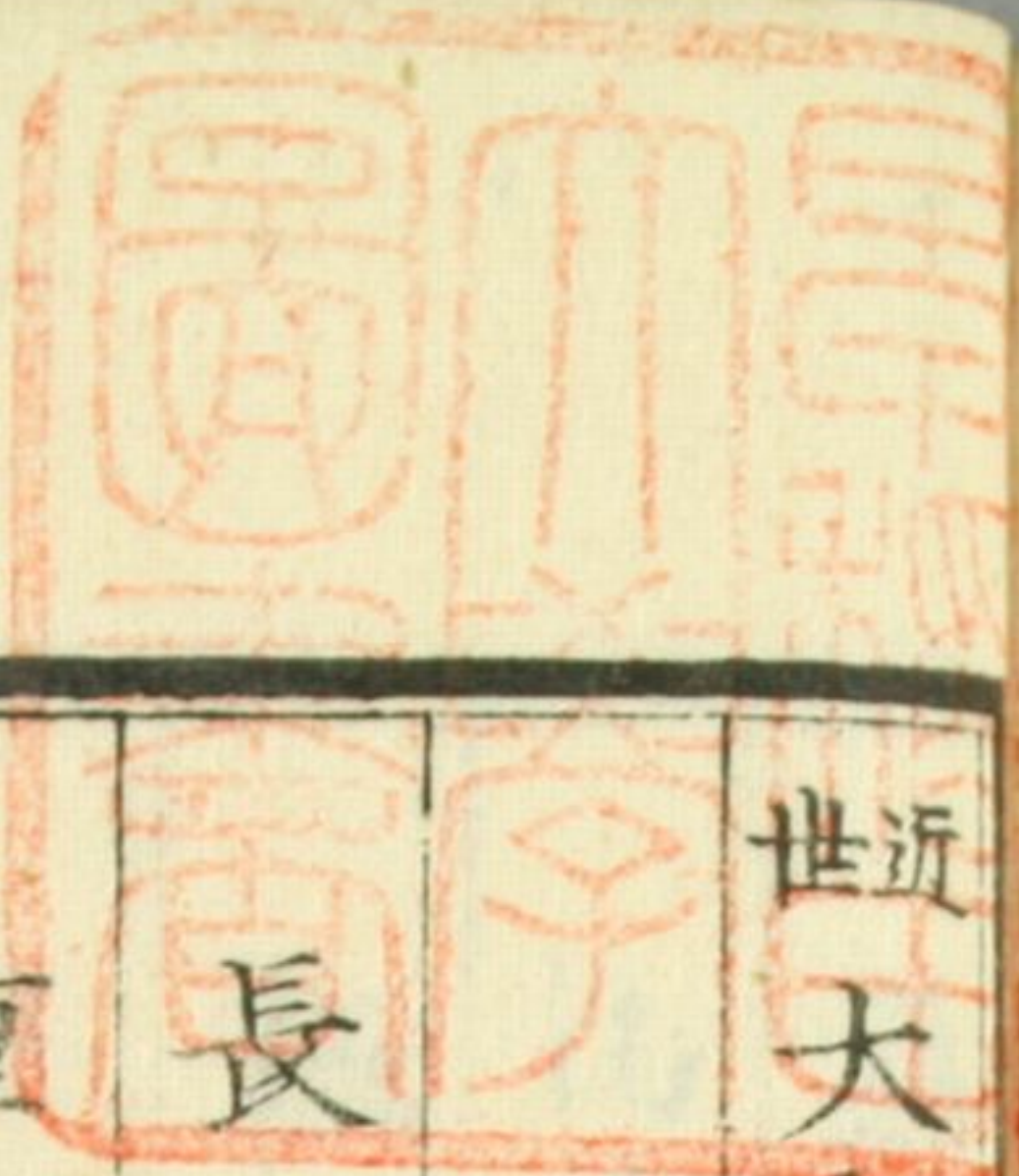
長松 幹 長 莢

重野安繹 川田剛

依田百川 藤野正啓

作間一介 南摩綱紀

何 礼之 中村正直



目錄

三島 毅 芳野 世育

林 長孺 小野 愿

大槻 清崇 鈴木 魯

大沼 厚 森 魯直

鱸 元邦 阪谷 素

山東 直砥 岡松 辰吾

龜谷 行 關 思敬

岡 千仞 神波 桓

矢土 勝之 永坂 周二

小永 井岳 蒲生 重章

成島 弘 西郷 隆盛

江藤 新平 前原 一誠

貴島 清

通計三十五家

近世大家詩文卷之下

西田森三編輯

長松幹

修史館一等編修官
号秋琴山口人

早朝即事

絳闕曙光動。千官趨玉墀。乾坤滿佳氣。日月煥朝儀。際會君臣在。恩輝草木知。

大家詩文 卷之十

不須新獻頌，寰宇正熙熙。

木戶顧問公扈 躡在西京獲疾

不起賦此寄哭

手障狂瀾贊丕新，安危許國不謀身。宏
謨絕代風雲會，恩遇十年魚水親。當日
清鑿臨問疾，如今明鏡替無人。空餘圖
史光千載，明治勲章第一臣。

長 茨 修史館一等編修官
号三洲山口人

高知

朝夕通川邨路斜，風光到眼自清華。海
南九月水田綠，香稻方開再度花。

日州憶京

南州天暖梅花早，盡日征衣馬上看。遙
識東京寒事急，閨人著意護盆蘭。

書賴三樹詩草後

三樹詩才敏捷。今觀其詩草。塗抹刪改。幾不存一字。見其在江刺港云云。及背母睽兄取辛苦等語。蓋游蝦夷時手稿也。三樹死義。年僅三十餘。其游蝦夷時。氣盛心壯。雕蟲小技。宜如不經意。而慘澹經營。不苟若是。是其遇大事不肯糊塗處。所以尤為不可及也。

重野安繹

修史館一等編修官
号成齋鹿兒島人

辛未冬。欽差大臣赴歐米諸國。大久保君與馬詩以贈行。

奉勅航萬里。此行豈徒為。寰區無夷夏。氣運有盛衰。建觀五洲美。取善建皇基。知君歸獻物。不敢及珍奇。

霞關臨幸記

明治九年四月十九日、車駕幸參議兼
內務卿大久保利通之第。第在霞關地
勢高爽、下瞰城市。凡官署之布置、肆廓
之交錯、燦列眉睫。東南望海、風帆雲鳥
出沒乎碧波浩蕩之中。其灣泊、則歐艦
米舶、廣至輻輳。旗章搖搖閃日。是日也、

天晴氣朗、矚目殊豁。八州之野、莽蒼連
天。秀峯峻嶺、攢翠疊嵐、爭呈秀於御座
之前。上顧而樂之、有栖川親王、及臺閣
諸大臣、悉侍焉。皆欣欣如也。宴酣命畫
工安田某、□□某寫景。史官日下部某
金井某作書。玉案之下、雲煙飛動。既而
樂作于中庭。鼓吹鏗鏗。池水為湧。庭前

有枯松樹。幹屈而條垂。如老人跪伏。上
壽狀。其下櫻花爛發。豐艷可愛。乃折一
枝。插之御輿中。及日晡。六馬始回。參議
君惶恐俯伏。不知所措。賦和歌三首。以
見意。遂名其松曰御幸松。又將建碑櫻
樹間。俾安繹撰文。伏惟中世以降。九重
深遠。其幸臣子之第。搢紳則深殿御堂。
二氏。武弁則室町聚樂。二氏而已矣。當
此時。將相專權。事出脅制。務飾外觀。誇
張以銜世。安能得君臣樂易。上下愉悅。
毫無有間隔。如今日之舉邪。方今國家
內外人安。中興之業。駸駸乎日進。乃破
故格。棄舊例。屈萬乘之尊。而數臨懿親。
勲舊之家。是不獨結上下之懽心。抑又

觀感之際。大有啓發聖心焉者。也是故
觀官署之布置。則思所以獎勵百官。肆
鄴之交錯。則思所以殷阜民庶。歐艦米
舶。則思所以修善外交。海水之森漫無
際。與山巒原野之莽蒼連天。則思政教
之。或有所不暨。顧見其左右。勲親則思
益安之。材能則思益來之。而凡諸臣之

侍筵者。亦皆思所以奉聖旨而贊至治。
然則此一幸也。國家經綸之大業存焉。
遊豫云乎哉。而豈滌殿御堂與室町聚
樂之可以比邪。安繹忝列館職。紀盛事
以道古今。史臣之責也。故敢冒瀆如此。
若夫參議君之竭力王事。蹇蹇匪躬。以
致今日之寵榮。其豐功偉績。勒在簡策。

此不復及也。

川田剛

修史館一等編修官
号爲江岡山縣人

偶成

糟粕嘗來愚益愚，一朝拋卷大軒渠。若
為情得祖龍手，焚盡人間無用書。

讀新文詩

厭舊喜新，人情皆然。然舉世趨新，耳目
所觸，無物不新。當是時，求新於新，則新
者非新。自洋學之盛，蠅文橫行，鳥跡漸
少。而春濤老人獨守舊業，徵近著於諸
友。每篇批評，每月刊行，使覽者唯見其
可喜，而不覺其可厭。化腐為新，工亦甚
矣。夫官報物價翻譯書目，陳陳相因，屋
上架屋，近日新聞紙乃然。人亦盍置彼

名家詩文 卷之十

而讀此新文詩。

依田百川

修史館四等編修官
号柳蔭佐倉人

聞吉松大佐戰歿

吾創重不可生矣。且一快戰而死耳。急叱馬丁扶上鞍。噫誰健者吉松子。賊兵乘勢蜂擁來。萬銃齊發聲如雷。只有進死無退生。直前陷陣頭不回。君不見鄧菟舞矛破燕軍。其意特在要賞勳。孰若將軍奮忠勇。英氣千秋捲風雲。

澤鶯君傳

鶯君名歌。姓澤氏。越人。澤某女。某仕高田侯。有故致仕。流落江都。貧甚。美作人岸墨江與某善。某為人硬直。不與世合。獨與墨江為忘年之交。時某年五十餘。

墨江則僅二十四。未幾墨江遊學京師。三年東都大震。墨江急還問其則死矣。寡婦孤兒猶在。莫以生活。墨江憐之。存問不急。時鶯君年十三。垂髮掩額。性聰慧。姿貌亦美。有一無賴者。設謀欲略鶯之。母氏不悟。墨江聞之。直往詰無賴者。無賴者詞屈遁去。母氏大驚且喜。一日

母氏謂墨江曰。先夫在時不與世合。少許可者。願獨謂君好人。先夫唯一女。豈可以嫁他人。請以煩君。墨江固辭不聽。願謂鶯君曰。岸君從今爾夫也。鶯君頰頰俯頸刮席。微答曰。諾。然墨江遊學四方。未嘗一日俱居也。居二年。母氏亦病歿。墨江為經紀其喪服畢。親戚勸邀鶯

君俱居。墨江曰：學未成，敢就便安耶？因使鶯君出仕某侯夫人，間贈書及衣物，簪珥屬。鶯君縉戀不置，屢回書存問，情好甚殷。後與過其叔父家，始遂素願。既而墨江授弟子於下野，不相見。一年己未八月，以事復來江都，鶯君大喜，請其主。出復遇叔父家居，一日，綢繆不忍別。

墨江將出，鶯君從背，為施袴帶。且曰：明日復來，色殊悽愴。其夜墨江宿寬永寺，夜半有人自叔父至，曰：娘子病急，盍來視。墨江大駭，然謂是欲託以見余耳。非信然，馳而至，既無及矣。墨江一慟幾絕。當是時，都下大疫，死者數千人，鶯君亦不免云。時年十六。鶯君容顏雪白，肌膚如

玉鬢髮漆黑見者莫不動心。或戲曰。岸君醜黑男子。與君殊不相類。君豈無厭意。鶯君正色曰。妾士人子。有家訓在。豈做輕薄喜色。世間女子耶。言者大慚。又頗善書。書酷類墨江。嗚呼鶯君一少女子耳。天與才賢如此。宜矣。其不能延年也。

柳蔭子曰。鶯君歿。墨江悼見於色。有人毀以惑溺者。余曰。墨江益厚於情者也。豈得以下以惑溺相毀哉。余嘗謂厚于情者。莫過忠臣孝子焉。不憚艱難。不避死生。非厚于情者不能也。其猶可毀以惑溺耶。墨江為余言鶯君事甚審。其亦厚于情者也。因為作傳如此。若夫世間無情

男子豈足以語之哉。

藤野正啓

修史館四等編修官
号海南松山人

癸酉歲觀某生改曆新歲作。余亦

効顰次其韻

二曆本皆同一元。五星均賴太陽尊。三
千世界無新古。三教孰分華與蕃。

又

遠溯天潢紀曆元。萬邦更仰我皇尊。百
官朝闕賀方罷。賜宴殿前交遠蕃。

作間一介

調查局權大書記官
号介堂山口人

丙子十月紀事步陸放翁秋晚均
秋光又入舊氈青。久矣身逢官海平。未
得涓埃酬厚澤。任教鷗鷺負前盟。一枝
晚菊傲霜色。半夜斷鴻號月聲。搖落經

過三十度算來九度在京城。

又

冷齋抱影對燈青。一段新愁心不平。故
國風塵驚急警。當年艱難想同盟。經霜
亂草少生意。咽露寒蛩多苦聲。耿耿夜
闌猶未寐。悄聞嚴柝起秋城。

南摩綱紀 号羽峯
會津人

西京雜感

白露金風舊鳳城。桂香如水為誰清。
龍車東幸秋蕭瑟。三十六宮空月明。

深井觀菊記

或食落英。或愈病倍壽。是皆愛菊花者。
而至拋五斗米而博一籬花者。則可謂
愛之之深且至矣。然之數子皆知菊花

之為菊花而已。豈知菊花之化為仁田
四郎。為阿部保親。為西王母。為若菜姬。
或為猪。為狐。為桃。為蜘蛛哉。是益近世橐
駝之所造意。其集結花葉。分排諸色。以
造各種之形。一一逼真。真可謂奪造化
也。試起數子於九原。使觀之。其謂之何。
曰。數子必將罵且唾曰。何物俗漢。失此
隱逸之天真。

何禮之

圖書局長
東京人

明治國史略序

古往今來。莫非一大活劇也。而曲盡生
且淨丑之態。使人恍如身莅其境。目擊
其狀者。史筆也。然而同一脚色也。一則
有足。使觀者喜笑怒罵。不知手舞足蹈。

一則使人不終齟而欲去何也。皆出于
演技者之巧拙耳。今日坊間史本盛行。
不下數十種。其中不無研啜之別焉。如
石村君所撰國史略一部。義例褒貶俱
得其當。予固無疑。其博觀者之喜怒罵
笑也。姑書以質諸世上之非倭人者。

中村正直

号敬字
靜岡人

盆池

天光雲影一川虛。望裏風煙儘有餘。別
貯盆池三寸水。鯤懷鵬意看遊魚。

護良親王祠

欲將往事問樵童。足利繁華一夢空。唯
有親王祠廟在。山川繚繞護孤忠。

時賴微服旅行圖

曾無議論及經濟。王霸漠然心不關。一
意欲知民疾苦。草行露宿道途難。

脩身學序

路暢新教之唱首也。其言曰。國之福祉
昌盛。不在于財賦之富。不在于砲臺之
堅。不在于宮室之大。唯由于人民脩身
砥行者之多也。苟如此。人民之中。一國
之利益存矣。勢力存矣。權能存矣。有味
乎其言之也。吾人眼孔小。見識卑。不能
察西國富强之原。而徒求之於形似之
末。近雖稍稍悟其謬。而獨悲堂下人不
能辨堂上人曲直。曰是。曰非。終屬孟浪。
嗚乎。何時而得見日光破幽暗乎。保田
子道。頃譯衛蘭德脩身學。乞余題一言。

余躍然而喜曰。躓哉。茲舉。夫脩身學有
二種。一止論人倫。一首論神人之倫。衛
氏茲書雖僅小冊子矣。二者悉備。以此
為幼童課業之書。使其夙知有無形而
妙有之神。以入于脩身之門。其為益豈
淺淺乎。余亦曾欲譯脩身書之類。名曰
西國崇行編。未竟功緒。而君譯先成。四
方之人。早得知有此學。余烏得不喜乎。
嗚呼。吾邦今日中角之童子。至壯強之
年。為脩身砥行之人。使吾邦為福祉昌
盛之國。揚輝海內者。則茲書不為與無
功矣。

三島毅

号中洲廣
島縣人

歲旦奉拜寫真

御影恭賦一絕

不恨羈官離帝京。天顏咫尺賀新正。
鞠躬也恐素餐譴赫赫階前萬里明。

紀元節

翁醉童歌人似狂。連綿皇統祝無疆。
太平有象君知否。戶戶春旗閃旭章。

平大掾廟

并引

廟在新治郡土浦城西。按常陸

國志云。常陸大掾平國香館于
真壁郡石山。為姪將門所攻。拒
戰力盡自殺于館中。而今其墓
在茨城郡那珂港淨光寺。廟在
于此者。蓋大掾之後幾世襲職
于多氣于石岡瓜葛蔓延全國
或移屍于彼。或招魂于此。墓廟

之南北異處職之由。

筑波峯聳天一隅。山尾蜿蜒入霞湖。湖頭落落古松綠。中見小祠一字孤。是祀何人平大掾。傳言此間護王旬。何來疾風捲地吹。百卉靡然勁艸見。勁節不損損其身。八州從是妖氛昏。天子為勅東征役。忠臣乃出孝子門。公敵王胤私父讐。一戰屠盡偽宮闈。日月再明天地豁。赫赫功高平將軍。嗚呼非斯子能繼先志。斯父忠節或顛墜。比之后世結城氏。豚犬一朝負遺訓。何啻波山霞湖高卑萬仞之異。

芳野世育

号金陵
東京人

賣花翁

短白長紅春滿肩。不消鬢畔雪皚然。香聲喚破高人夢。更向酒旗風裏還。

牧大信歸去來帖跋

牧大信受書訣於卷菱湖。鉤指回腕。必踐其規模。既而放浪江山數年。參變化乎流峙。會真理乎風雲。色相化而天機張矣。此帖筆力遒勁。字字入化境。洵可嘉尚也。於戲。生年壯氣銳。烟霞之情未可回。則其化豈特止乎斯化之。又化之。可以入神矣。

林長孺 號鶴梁 東京人

豐山長野先生墓表

先生諱確。字孟確。豐山其號。長野氏積芳君諱祐清長子也。母平田氏。以天明

三年癸卯七月二十有八日生於伊豫川江。以天保八年丁酉八月二十有二日卒於江戶。享年五十有五。娶平田氏生二子。曰瑋。嗣曰卓。夫先生以績學紡文。名噪於海內。性狷介。不能媚世。不得志歿。吁。哀夫。瑋與門生謀。以八月二十有四日葬於江戶二本榎廣岳禪院中。

立石表其墓。以告後人。

小野愿

号湖山人

聞熊本捷報

不堪老眼望天涯。捷報傳來始展眉。數萬精兵生死際。一枝吟筆禿殘時。宗元未獻平淮雅。子美空題諸將詩。最是鎮邊存猛士。孤城保得五旬危。

哭木戶三位

敢把安危繫一身。維新功績古無倫。至尊
尊旰食今猶昨。誰與夫君為替人。

喻霞仙館詩鈔跋

題曰喻霞仙館詩。宜矣。其詞之泯泯乎。有
仙氣也。想其人呼吸烟霞。吐納風雲。不食
人間烟火之食者乎。余輩所食。儒餐粗糲。所
作詩文。不出油薪米鹽之間。仙凡之別。判然
矣。安能厚顏評此詩耶。然余亦別有所嗜者。其
味勝雲漿瓊露。殆有上清沆瀣氣。借此氣以
評此詩。不為全無緣由。僂史其或一咲容之乎。

大槻清崇

号磐溪
仙臺人

丁丑元旦論語竟宴詩六首

是日
早起

見富

開春第一拜天顏。咫尺依稀瑞靄間。舜禹巍巍有天下。未知高峻似茲山。明治紀元纔十春。百般文物日新新。誰知服冕行時外。放鄭聲兮遠佞人。周初莫怪有頑民。遺俗流風又幾春。大聖胸中有成算。有王^作世而仁。

有若何由似聖人。論他民政最深仁。一言盡徹千金訣。百姓富君誰與貧。我信曾經如鬼神。為迂為遠付今人。奉將聞義能遷訓。博學於文約此身。又逢七十七年春。聖代幸容無用身。春服既成携五六。舞雩壇畔詠歸人。

鈴木魯 号夢處 越前人

讀明治詩文

余讀明治詩文。拍節歎曰。詩則珠玉累見。文則光焰萬丈。彬彬乎可謂盛矣。而孰使之然。蓋嘗論之。古人云。文章隨氣運。汙隆豈翅隨氣運。云乎哉。夫學問文章之存。且傳於人焉者。兵戈所不能亂。政權所不能撓。世道之變。其或撓亂之。

適足以鼓吹之已。譬如燎原之火。撲之則其勢益熾。如壘壑之水。塞之則其力逾激。故秦氏焚書坑儒。而未幾百家並起。趙宋大禁偽學。而天下學徒滋衆。此其勢之所必至焉。顧幕府之季。老奸弄權。草莽儒士之憂國策時者。目以比黨。百方搜索。逮捕致罪。殆將使操觚種子。

絕跡于當時。世道之變。抑亦極矣。則其
存且傳於人焉者。鬱積而奮發。滔然雲
興。勃然風起。固倍平日。宜乎其與國家
維新之運相追逐。以致今日之盛也。嗚
呼。余友如某某。往罹黨禍。或身首異處。
或繫獄隕命。徒以死節見姓名於誌表
之諸文。幸乎不幸乎。余讀斯篇。悲喜相

半。慨然者久之。

大沼厚

馬鞍山
東京人

富嶽贊

維孝靈皇第五年。名山湧出駿中天。玲
瓏八朶千秋雪。照到紅洋黑漠邊。

征蠻歌

蠢爾蠻奴是鬼魁。食人人骨白成堆。日

東飛將自天降。紅旭一旗妖霧開。

森魯直

号春壽
愛知人

讀史雜句

萬壑松風繞楚魂。挂衣冠去一人尊。無
端觸起功名念。惜矣當年神武門。

春雲漠漠浦西東。吹斷江樓一笛風。白
髮梅花相照映。本應高士卧山中。

鱸元邦

号松塘
安房人

過高田馬場有感於堀部武庸復
讎之事作長句

高田古原何高爽。百步之場占寬廣。長
松磊落一千株。碧蕪滿地平如掌。維昔
源公駕羣雄。懸軍遠度墨江東。堂堂此
地建旌旆。八州草木靡威風。桑滄變換

五百載。天降武庸勇無比。誓為舅氏復
仇讐。獨携大膽投袂起。堀氏有女十八
九。適從阿婆過道右。一時貽綬无臂鞬。
寧知他日為君婦。仇家黨與環而進。庸
也從容揮白刃。石火巖電光出沒。無數
頭顱飛一瞬。頃刻名聲走滿城。早有名
士議。迨冰。天與奇緣真快婿。果然華綬
是赤繩。後來婦翁同殉節。事比私鬪更
英烈。一身上前後當大難。至今婦孺猶艷
說。君不見高田之勝顯大府。武庸之勇
蔽前古。稗官野史抵掌談。無復一聲及
鬼武。

阪谷素

号朗廬廣島人

答友人

承規僕盪為洋語。交洋學社厚矣。然僕
洵好漢。又好洋。好其道而已。特其人。其
眼目。語不記熟。則道不可通者。漢然。洋
然。僕少知漢語。非才窮忙。無暇學洋書。
姑為學語小兒之態。以習之耳。切欲寡
過於來榆。損虛榮。就實益。日晚道遠。固
知讒毀焉。而不能顧也。嘗以為漢洋皆
學。天憲物則。去鄙野。入雅正。其道一而
已。區區爭文字言語風習之異同。如答
人面。以不適吾好。則陋矣。以洋賢所謂
克己。不為私欲奴隸者。審其自主自由
之真理。明其權利義務之界規。則浩然
正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其事與漢相
發明。無絲毫間隔。喻之山。春峯秋巒。佳

大家詩文 卷之十

處同歸。若較其弊處。則彼此同醜。贅岫耳。頑壑耳。僕惡乎取焉。惡乎拘焉。諒登是祈。不宣。

山東直砥前神奈川縣參事紀伊人

暖爐

鍊鐵鎔成巧思新。輕溫最覺可人身。蕭蕭雨雪寒鄉夕。一束松薪滿室春。

瓦斯燈

萬點華燈向晚明。天邊何問月輪生。誰知一管煤烟氣。幻出人間不夜城。

新聞紙

街談巷說筆頭收。日日傳新到處褒。善貶姦無假借。人間幾部小春秋。

岡松辰吾号甕谷鶴奇人

大家詩文 卷之十

丹家詩文

聖節賜鋪

瑞雲擁闕鬱崔嵬。彩仗初移衆樂催。迥
聽鳳簫風外度。定知雉扇日邊開。微言
誰進千秋鏡。御酒同霑萬壽杯。賴遇聖
明興化際。一經詎得輔鹽梅。

龜谷行

另省軒
對馬人

送吉村張夫序

黃薇人吉村張夫以醫為業。好究物理。
旁善文辭。官遊寓都下。有年于此。一旦
罷官。飄然來告別。且叩作文之法。余曰。
文難矣。豈易言哉。苟非下沈潛涵濡。有會
於其心者。則未足以與知。今姑就其近
者言之。夫人身之為物。屈伸無不如意。
以何能致其然也。蓋骨有關節。而氣脉

不及詩文

貫之也。四肢與十指，皆有三節。節節疊之，而束之以筋，故機關宛轉，屈伸如意。文亦然。疊字而句，疊句而章，章為段，段為篇，而氣脉貫穿，莫不周匝。波瀾起伏，生焉。頓挫開闔，出焉。行文之法，固如是爾。邦人於文，或不之察，故有字而無句，有句而無章，猶手足之強直，不可屈伸，亦安得氣脉通暢，無滯礙哉。即為麻痺，為痿痺，百病橫出，不可得而救藥。故四肢之失活動者，謂之畸形。文辭之失矩矱者，謂之畸文。世之以文自許者，亦未能免。文豈易言哉。推而言之，雖天地亦有類焉者。疊晝夜而為日，疊日而為月，月成四時，四時成歲，而文章著焉。日月

星辰天之文也。山川河嶽地之文也。水有漣漪。樹有花葉。至羽毛鱗介金石珠玉之細。皆莫不有文焉。於是乎煙霞以為精彩。風雨以為轉捩。雷霆開之。霜雪收之。以極其鉅觀。乃號為文章。世界亦豈為不可乎。夫天地之有晝夜。猶人身有關節也。北極之下。永海之際。以半歲為晝夜。其唯無晝夜之節。是以無文章。天則漠漠矣。地則茫茫矣。無復動植飛潛之可觀。乃天地塞而文章息矣。張夫家於絲崎鷺洲之際。其地幽閒勝絕。車聲馬跡之所不至焉。張夫歸之日。踏白石之磷磷。而度松林之迤邐。晞髮於海風。而忘機乎鷗鷺。則塵紛齷齪之氣。拂

拂然從毛孔謝去。無復幾微之芥蒂於胸中。當此時。取古文讀之。字擲句爬。分晰毫髮之微。以究其脈絡關節之所在。則將有憬然而悟。躍然而起者也。

關思敬

号雪江
東京人

送依田稼堂

都門游倦便還鄉。時是殘寒春欲央。攀雪陰崖孤笠白。踏花陽塢兩鞋香。文章新著竒觀足。山水相知靜趣長。預約秋中吾亦往。更科月下卸游囊。

岡千仞

号鹿門
仙臺人

靖齋小川君墓碣銘

當幕府未運。權姦擅威。有志人慷慨憂國者。悉獲而誅戮之。其意如將勦天下

忠義種子而後止焉者。士之際其時者。何其不幸也。若我靖齋小川君。殉節。其不幸之尤甚者矣。君諱忠篤。字士信。稱幸三。靖齋其號。加賀鶴來邑人。曩祖忠次仕藩。祖大納言公。軍功著。子孫坐事喪祿。祖忠政。父忠安。母藤井氏。君幼有大志。年甫十四。游京師。師事太田典藥。

學醫居五年。歸請其父曰。醫不過濟病者。願學濟天下之術。父嘉其志。許之。乃來江戶。執贄小林先生。專講經史。一貧次骨。刻苦愈力。學成歸鄉。聚徒授業。非其志也。再游京師。當是時。幕府黜正議公卿。錮親藩論國事者。天下以語言為諱。適令鳥津從二位公奉朝旨上京。有

所奏問君慨然曰我藩授封百萬豈可坐視天下之急乎即日北歸上書令前田正三位公論陳勤王大義言極剴切公異之命執政大臣令與君論難君援證古今指切時事確不可動公將有所用會有浮言君與浮浪輩通謀因坐禁錮翌年己亥故大將軍奉勅入朝公始悟人言不可信特命赦君擢中士賜祿三十五苞從公西上專參機務是歲朝廷免毛利氏衛兵禁臣屬入朝草莽義徒奉中山侍從舉兵於大和天下騷然幕府將藉前田氏為重發使召令從三位公君慨然曰若應幕府之召黨其不臣也乃與諸同志上書止之是冬朝廷

召從三位公。公猶豫不快。遣君視京師形勢。君素寃毛利氏。至則見各藩正議之士。有所圖議。以狀復命。且勸公曰。皇上方側席。是豈中立傍觀之時乎。公然之。決意入朝。詔護禁門。既而毛利氏三老臣率衆次京師。鳴寃不已。公恐生事。周旋公卿間。又與書德川中納言松平中將論處置之方。不省。乃移病急發。發之日。三老臣狀松平中將誤國之罪。引兵迫闕下。騷亂幕府。以公倉黃就途。疑黨毛利氏。責上其狀。一藩不知所為。乃殺諸與謀者。以說。而君以贊公上京謀事居多。處斬。先是君在國。聞變起。馳至近江貝津。候公。事已不可為。曰。予謀國

不効可以死。就刑之日。顏色不變。行刑者掩淚。實元治甲子十月廿六日也。享年二十九。後四年。德川氏復政權於朝廷。翌年。令從四位。四條公以鎮撫使。北巡諭。從三位公以勤王大義。於是乎君之精忠大節。所以効死其國者。始暴白。諸與君同論者。皆登用。乃訪君之後。得妹子一二。祿之。君之刑死。吏法極嚴。不許營葬。配河島氏。慟哭。托其姻人私收其尸。至是以禮改葬於鶴來邑。先塋之次。野口之布與君同謀下獄者。以予知於君於京師。致河島氏之囑。徵銘。銘曰。山岳義重。鴻毛死輕。大書深刻。不朽其名。

神波桓

号即山人

雨後俄涼

黃昏一雨洗炎氛，吟倚湖樓到夜分。
風露峭涼秋透骨，藕絲衫子薄於雲。

月下探梅

月明如水樹無風，身落林香漠漠中。
咫尺相逢忽相失，美人通體玉玲瓏。

矢土勝之

号錦山人

鳴盛社詩稿序

鳥之啾啾，蟲之唧唧，皆有所感而發也。
鳥蟲且然，人豈無感乎？人之所感不一，
故其聲音之發為詞章者，亦自有別焉。
若夫處亂離坎壈之時，則淒婉悲騷之
音多，而遭清明隆治之世，則穆雍和熙

大家詩文 卷之六
之色不盡。是其所感於中者。猶黃鸝之
轉。煙霞寒蛩之咽。風露歎。入是社者。或
臺閣貂蟬。或江湖鷗鷺。均是以詩鳴國
家之盛者。宜矣。其聲音之洋洋乎。娛耳
而歡心。謂之明治雅頌。無不可也。嗚乎
余亦一太平民。幸辱社盟。有嚶鳴之義
奚得不大聲揚言乎哉。

永坂周二

尾石球
張人

聞鶉

傷春中酒一番番。聽到啼鶉又斷魂。猶
是屋梁餘落月。家山歸夢杳無痕。

墨堤書感

猶記春江打槳迎。當年桃葉太多情。月
明休唱舊時曲。十里煙波似隔生。

大家言說人老之下

小永井岳号小舟 東京人

首春微雨

曉火留温香尚薰。朝來點滴喜先聞。東
橋東畔三分雨。應為梅花養中二分。

蒲生重章号網亭

有感作十二辰詩用畢秋帆韻

大倉可惜養黠鼠。誰問駢牛喘耕雨。古

云苛政猛於虎。兔毫垂戒豈小補。須起
卧龍置上頭。勿近妖蛇貽醜羞。驢馬探
訛是清流。餽羊愛礼非有求。似猴英雄
那邊見。風雨雞鳴賴不眩。獵罷功狗覘
機變。欲屠家猪開盛宴。

成島弘号柳北 東京人

新年頌

六代詩人

於戲我公德遍八垠。青皇呈瑞物光亦
新。青皇東來我后西巡。海澨不波道途
無塵。我后登極。倏閱十春。維新之業。今
古絕倫。曰薩曰長。維其元勳。雖然元勳
靡非王臣。莫有爾土。莫私爾人。國有常
刑。鼎鑊斧斤。寵祿分券。不使爾貧。賣刀
買犢。化為良民。我與爾群。稻梁百困。我
與爾織。有衣有巾。既飽既煖。春風淳淳。
擊壤以謳。我后至仁。

西鄉隆盛

号南洲鹿
兒島人

辛未作

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沈似晦明。縱
不回光葵向日。若無改運意推誠。洛陽
知己皆為鬼。南嶼俘囚獨竊生。一死何

疑天附與願留魂魄護京城。

失題

官途逃去遠搜奇。神嶺幽情筆硯隨。誰識浴餘行樂處。青山高豁宿雲披。

利民

聖賢常不言利。非為以利可惡也。不言之者。有所大憂者存焉也。苟其心在計

利則蓄害並至。心在仁義則萬福並至。然則國家之永安不在彼而在此。可知耳。故君子之憂民之憂而不憂己之憂。計萬民利而不計己之利。計己之利者。桀紂也。計民利者。堯舜也。吁。堯舜之於桀紂也。如霄壤殊矣。而求其所以殊者。則在利義毫髮之間耳。豈可不懼哉。嗚

呼世俗之所謂利者。非利而不利者也。所謂不利者。非不利而利者也。故言利而為利者。未。知其利也。苟。知利之。則天之四德也。然則利者。四德之一。豈可惡也耶。蓋天運循環。四時錯行。萬物遂其生者。天之利也。天利萬物。而莫有毫毛之利心。明君法天而治百姓。周武勞心

力而利百姓。莫復有一毫自利之心矣。萬物遂其生。天之利莫大焉。萬民安其所。人君之利豈有大焉者哉。誠利為利。此則利之於天下。不可一日闕者哉。何憚言利哉。然而世之所謂利也。往往以利己為利。以利民為不利。故聖賢不言利而說仁義。果行仁義。則天之所以為

利者存其中矣。夫專心以行仁政者，人君之職也。所謂仁政者，利萬民者也。若行政而百姓為不利，則何之仁有。然則仁政者，利萬民之名也。利萬民者，大施恩澤而除其所困苦，而與其所安息。禮樂政教則皆利民之具也。當是時陰陽寒暑順時，苗害不起，禍亂不生，五穀熟而民人育焉。所以贊天之化育，豈不天下之大利乎。苟不法天利而欲計己利，區區小利，剝民以肆己欲，則國人靡然趨利，不用心於稼穡而盡力於末利。土地荒蕪，山林殘伐，困窮離散，日甚而租稅無所出。於是乎淳朴之風頹，而譎詐殘賊之心起。攘奪爭鬪，禍亂迭生。國家

之不利豈有過之者哉。由之觀之聖賢
不言利之深理。良有故也。嗚呼欲治國
家者。當絕目前之小利。而法皇天之
大利也。

江藤新平

佐賀人

題山水之畫

欲滴夏山江水濱。涼亭多少知何人。若

非避去風塵士。定是應尋春外春。

前原一誠

山口人

逸題

汗馬鉄衣過一春。歸來欲脫却風塵。一
場殘醉曲肱睡。不夢周公夢美人。

貴島清

廣見島人

陣中作

010190525614

大家詩文卷之十

襲來百萬關東兵。笑聽四方鐘鼓聲。西國男兒心膽在。唯知有死不知生。

近世大家詩文卷之下終

明治十年十月三十日版權免許

編輯人 崎玉縣士族 西田 本林 三

第一區十三小區
神田鍛冶町三十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 孝之助

第一區五小區
本銀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發兌人 山中 市兵衛

芝三島町十番地
銀坐四丁目十四番地

